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二冊目錄

總類

考 據

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提要

學林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錄一卷後

附錄跋

辯言一卷

常談一卷

緯略十二卷前附四庫提要後

附附錄

捫蝨新話八卷

鶴山渠陽經外雜抄二卷

芥隱筆記一卷後附提要補正

學齋佔畢四卷後附四庫提要

、辨證

賓退錄十卷

蘆浦筆記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雲谷雜記六卷

考古質疑六卷後附四庫提要

辨證、補正

宋 黃朝英撰

墨海

一

宋 王觀國撰

聚珍

一七

宋 王楙撰輯

稗海

九六

宋 員興宗纂

藝海

一八一

宋 吳箕撰

函海

一八五

宋 高似孫撰

守山

一九二

宋 陳善著

儒學

二四七

宋 魏了翁輯著

寶顏

二七一

宋 龔頤正撰

學津

二八二

宋 史繩祖撰

學津

二九一

宋 趙與時撰

學海

三一〇

宋 劉昌詩撰

知不足

三四二

宋 張湜撰

聚珍

三六〇

宋 葉大慶撰

聚珍

三八七

鼠璞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戴埴著

守山 四二三

坦齋通編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邢凱撰

龍威 四二八

臆乘一卷

宋 楊伯品著

龍威 四二八

羅氏識遺十卷後附校勘記、

宋 羅璧著

學海 四三一

四庫提要、補正

宋 俞琰著

寶顏 四七七

席上腐談二卷

宋 陳叔方撰

守山 四八六

穎川語小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俞德鄰撰

學海 四九四

佩韋齋輯聞四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許觀撰

龍威 五〇九

要補正

宋 撰人不詳

百川 五一二

東齋記事一卷

宋 龔熙正著

唐宋 五二〇

釋常談三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龔熙正著

寶顏 五二二

續釋常談一卷

宋 吳氏著

學海 五三四

林下偶談四卷

宋 撰人不詳

守山 五四三

木筆雜鈔二卷

宋 撰人不詳

墨海 五六八

愛日齋叢鈔五卷前附四庫提要

元 王恽撰

知不足 五九三

玉堂嘉話八卷前附四庫提要

元 盛如梓撰

知不足 六〇五

淇淵靜語二卷

元 李翀撰

守山 六二〇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元 龔續撰

說海 六二五

日聞錄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元 龔續撰

說海 六二五

霏雪錄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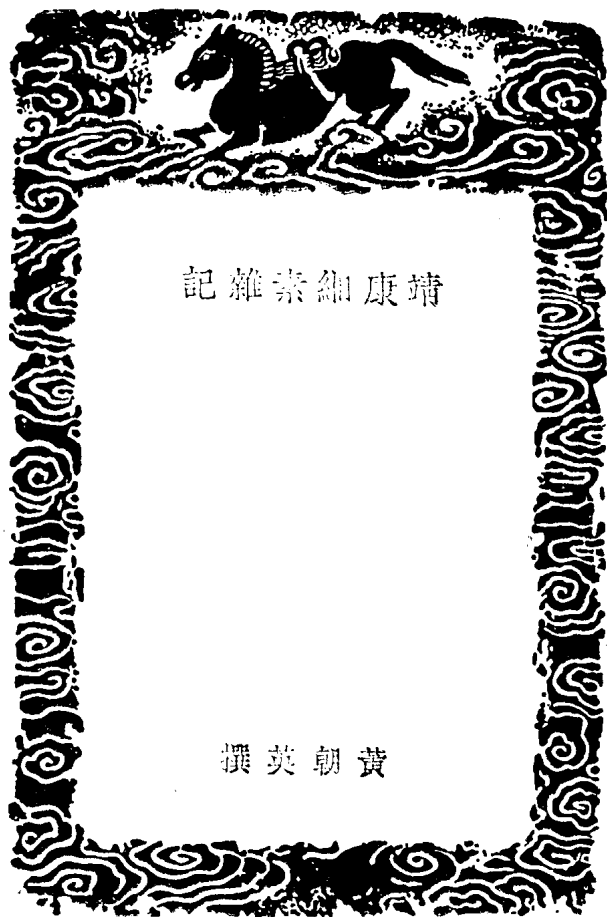
元 龔續撰

說海 六二五

菽園雜記十五卷前附四庫提要 明 陸容撰 墨海 六二九

井觀瑣言三卷 明 鄭瑗撰 寶顏 六七四

兩山墨談十八卷 明 陳霆著 惜陰 六八一



靖康細素雜記提要

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記同。而祇有九十事。程大昌演繁露辨其誤引。麥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楙野客叢書亦具載麥秋之說。稱細素雜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載其辯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誤以拆露盤爲青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瑟隔間評載其辯穀陽一條。辯蘆版一條。此本亦無之。蓋明人妄有刪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楙于此書頗有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于前。不足爲病。晁公武譏其爲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爲邵鑒。劉敞七經小傳亦據此條爲諧笑。雖不著姓字。殆亦指朝英也。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字說。而尊王安石爲舒王。解詩綠竹一條于安石之說。尤委曲回護。誠爲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一條外。大抵引據詳明。足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柢。徒爲臆斷之談。敝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以元祐黨家世尤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靖康細素雜記卷一

黃閣

宋黃朝英撰

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閣。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粲傳云。既爲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門郎給事于黃閣之內。入侍禁中。後漢獻帝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唐郭承嘏嘗爲給事中矣。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丹爲功曹。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余所未諳。故杜少陵與嚴閣老詩云。冠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薰琴順署。雌閣假游。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云。果紆繡展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日燕居。又謝寄公醴云。老依滴曲作蕃牧。月例黃堂給宴醴。又重修諸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蜚尾

蘇軾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水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
鴟字。顏之推亦作此。劉孝孫始作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照
之形也。作鴟。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尾。出於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不鴟尾。爲
祠。蓋張敞不甚精古。隨宜記注。遂鄉俗訛謬。取吳呼蚩爲祠。遂爲祠尾。又俗間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
爲。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因有作此者。余案。修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
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
不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黃閣。應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應
事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鴟尾三重閣。兼撰
新唐書。皆用鴟字。又江南野錄云。初。臺殿開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
除此。又用鴟吻。竟未詳其旨。

木稼

舒王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嘗聞達官怕。蓋用舊唐史。寧王臥疾。引諺語曰。木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
其死矣。此用故事。誠工也。然木稼之說。舉世知其爲木冰。而不解其義。余嘗讀班史五行志。而得其說。蓋
自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氣寒。木不曲
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勝。木先
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
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由是知木稼當
爲木介。明矣。蓋唐之諺語。謂也。案唐史五行志。直書曰。雨木冰。乃引劉向之言爲證。又云。亦謂之樹介。介
兵象也。是眞得春秋書災異之意矣。又公羊傳云。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云。木者
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屬木者。君臣將執于兵之徵也。然何氏此說。蓋亦自于欽向
云。

夕郎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
令。每日。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第
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謂唐鑄時爲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
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瑣曰瑣。案。柳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
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
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皆暮見也。
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
以夕。又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南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顏氏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禮

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據言云。羅隱。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
近年尋伴赤松遊。

孤負

世之學者。多以辜辜之辜爲孤負之字。殊乖禮意。蓋公正衆所附。私反而孤焉。衆所附則有相向之意。故
不孤。私反而孤。則有相背之意。非向之也。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故李陵與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
負德。又云。孤負陵心。區區之意。馬嚴上書云。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張俊上書云。臣孤恩。負義。黃香上疏云。
孤忝聖恩。謝莊月賦云。孤奉助恩。宋蘇云。孤負聖明。謝晦云。孤背天日。桓榮祖云。孤負恩獎。江革云。孤負
朝廷。北史。后妃上云。孤負遺旨。隋宗室諸王傳云。孤負付屬。李白云。孤負夙願。未嘗用辜字。今世先達士
大夫。亦未嘗錯用。如宋子京與李太傅云。徒軫深仁。有孤高誼。又云。敢忘自修。以孤大賜。舒王云。安能孤
此意。顛倒就衰頹。又云。予豈敢孤其意。以受不腆之辭。魯直云。誤蒙器使。孤奉國恩。則孤負之。孤宜用孤
字。明矣。

耶歎

前書云。趙將李左車。設伏兵之計。以禦韓信。而趙王不川。遂爲市中中人耶歎之。蘇軾演義云。耶歎者。舉手
相弄之貌。卽今俗謂之治由也。耶歎之。蓋音韻訛舛耳。又後漢王霸傳。王郎起兵。光武在薊。令霸至市中
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歎之。注引說文曰。歎。歎手相笑也。歎。音弋支反。歎音踰。又音由。此云
邪。極語。輕重不同。又世說。載裴秀。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則不擇士庶。恒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
以其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川。郡人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旦出門。于
中路逢一鬼。大擲擲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慚怖却回。不覺淹緩之罪。桓雖知
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領郡章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擲擲。

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曰。王鐸以錢數十萬賂道權倖。求兼宰相。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卽
擬來。藩遂以筆塗筆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
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案。崔鉉會要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
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
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
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鐸來朝。貴倖多舉鐸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可。德輿繼
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書本傳云。蚡爲人貌侵。服
虔注云。侵。短小也。韋昭則以侵爲寢。服虔止讀如木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並無註釋。余謂當以侵

爲正案。西陽雜俎云。今人謂醜爲貌。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倭而體弱。通倭不甚重也。一云貌倭而體弱。註云。貌不足也。又云。貌倭。謂貌自負實也。通倭者。簡易也。倭。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口訥而詞藻甚富。唐書載歐陽詢貌。貌倭。敬羽貌。甚。又南史中載某人貌。小北史那遜傳云。祖貌倭。有風尚。倦遊覽。又某書思風貌。貌倭。皆以倭爲貌。蓋循襲之誤也。倭固不當作貌。

吹臺

西清詩話云。唐書杜甫傳云。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賀之少陵昔游詩。昔者以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後世邪。余謂此論太疎。案杜子美遺懷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酒壇。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註云。兩公高適李白也。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獨不見此何耶。又名賢詩話云。國初王仁裕。葬春興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誇鼎食鳴鐘貴。事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即知繁臺乃吹臺也。

豹直

李濟翁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愈作爆進之字。余嘗臆悶。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實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汗其身。案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余觀宋景文公有和龐相公開余僊直見寄詩一篇。乃用僊字。又職林云。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僊。自起居郎入者。五直一僊。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僊。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僊。亦用僊字。案玉篇云。僊。連直也。字當作僊。非虎豹之豹。

靖康細素雜記卷二

陰康

漢書載相如游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註云。陶唐當爲陰康。傳寫之誤耳。案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又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時。民氣鬱遏。筋骨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爲陶唐。楚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及堯舜作樂之序。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耳。余案書傳之誤。非特此也。如却非謬而爲御北。皮傳謬而爲頗傳。華表謬而爲和東者。其類甚多。

伎養

應劭風俗通。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懷其伎而腹養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伎養。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今史記並作傍惶。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技養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

近世切要以啓竊汝耳此真得漢書之義近沈存中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即以鄭重爲殷勤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爾曾謂使人通類煩可乎魏志倭人傳云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亦有類煩之意今人有以鄭重爲慎重者又誤矣

回紇

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迎可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云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爲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云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

辰辰

顏氏家訓云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扃扃今日富貴忘我爲家訓謂吹扃扃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刻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扃或作居余染反扃或作扃余之反故何公送人序云話龍具之註歌扃扃之炊昔人述懷詩云囊空未省餘斂鉶薪盡何嘗救扃扃

籍用

藉田音慈夜反。典籍音慈力反。案舒王字說藉從草從來從借從草。若藉用白茅是也。凡藉物如之從來從借。若藉而不稅是也。凡藉人如之。藉物者尙之。藉人者下焉。藉從昔。從來從竹。籍記昔事。有實可利。移除其繁蕪有節焉。世之學者類不分藉籍之義。乃以藉田爲籍田。至書典籍之籍。乃反爲籍字。是不究其本也。案文帝紀。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藉謂蹈藉也。藉田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師古曰。國語云。宜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余考數家之說。應劭以藉爲典籍之籍。謬也。唯章昭之說得之。案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註云。借民力治公田。故不稅。蓋帝王所親耕者。公田也。公田謂之藉田者。以借民力爲義。故藉之字。所以從借也。舒王云。公田謂之耒耨親耕之田。謂之藉也。宜王不藉千畝者。爲其不能親耕。公田以勸農耳。謂之藉者。豈不以假借爲義乎。臣瓚與師古未之或知。何邪。余嘗謂枕藉醴藉。狼藉顧藉。皆從草。音慈夜反。反而文籍。圖籍。篇籍。與夫籍甚。籍其家。皆從竹。音慈力反。乃爲允當。又許慎說文云。祭藉也。一曰草不編。狼藉。從草。結聲。慈夜反。又秦昔切。許氏乃以一字爲兩音。尤見疎謬。

重黎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案左氏春秋傳載蔡墨論社稷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杜氏註云。正。官長也。木生勾曲而有芒角。其祝重

焉。祝融明貌，其祝黎焉。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勾龍爲土正。又案蔡黑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達濟窮索。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爲龍，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以重爲少皞氏之叔，以黎爲顓頊氏之子，則重與黎二人也。而太史公乃以重黎爲一人，而謂重黎爲顓頊之曾孫，與左氏所載不同。蓋太史公去上古之世爲差遠，則所傳容有謬戾。不若左氏之爲近。故所載爲詳且悉也。又況高辛氏承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黃帝之孫，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世次差近，故顓頊之子黎，所以爲高辛氏之火正也。若以黎爲顓頊之曾孫，則與高辛氏世次相遠，豈復爲其火正乎？案律歷志云：火正黎司地，幽通賦云：黎醇耀于高辛，皆其證也。又許慎注淮南子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一云老童，卽卷章也。案楚世家云：黎先爲祝融，其後吳回代之。則許慎之說又誤矣。

湯餅

羹麪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燒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而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案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倦游雜錄曰。謂今人呼煮麪爲湯餅。誤矣。懶真子錄。謂世之所謂長命餅。卽湯餅也。恐亦未當。余謂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爲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爲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爲蒸餅。而餛飩謂之籠餅。宜矣。然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爲爐餅。則又誤也。案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又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安可易胡爲爐也。蓋胡餅者。以北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故京鄴人轉音呼胡餅爲胡餅。呼骨切。胡桃爲胡桃。亦呼骨切。皆此義也。余案資暇集論畢羅云。菴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畢羅。後人加食旁爲饅羅字。非也。又云元和有姦僧鑿虛。以羊之六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鑿虛。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爲鑿虛字。然則胡餅謂之胡義可知矣。又玉篇從食從囟爲餛字。戶烏切。註云餅也。謂之餛餅。疑或出此。余故併論。使覽者得詳焉。

屬山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騎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騎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又隋志云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于閭毗毗曰此起于秦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故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尙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

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旌旆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平陳之後。有司請以大駕依奉。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乾沒

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顏氏。乾音干。魏志。傅嘏曰。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微于乾沒乎。晉潘岳與賈誼書。曰。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注。魏志曰。服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愚謂乾讀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微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又蘇鶚演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沈之義。陸沈。所因陸沈之水也。又曰。陸地而沉。不待在于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地而沒。不待沈于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隋書。王劼贊云。乾沒營利。得不以道。賴其家聲。良可嘆息。又隋書。吉見。上好禪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又宋子京撰劉待制銘。銘云。財用既積。官爲簿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又葉府君行狀云。民冒鹽權。乾沒不悛。

靖康細素雜記卷三

湖陰

唐溫庭筠。舊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附之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敦至蕪湖上表。又云。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司徒導與王含。持曰。大將軍來屯于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又周琦傳云。王敦軍敗於于湖。又甘卓進爵于湖侯。又王允之鎮于湖。案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二。有蕪湖縣。讀史者。當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既失之矣。而庭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允當。其湖陰詞云。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騎金而青連錢。謂明帝爲祖龍。又誤也。蓋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他安可稱乎。

雲夢

筆談云。舊尚書云。雲夢土作。又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彩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鄧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

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河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余案漢高祖用陳平謀。僞游于雲夢。注家無解釋。又爾雅云。楚有雲夢。註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恐爲未當。

耳孫

惠紀云。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顏氏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晉仍。又向奴傳說。握符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察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難兩稱。而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上造。秦第二爵名也。應劭以爲第十六。誤矣。又以耳孫音耳。有耳聞之義。又其謬戾如此。

蕪蕪

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蕪蕪。未下。一作下。鹽鼓。所載此而已。及觀世說。又曰。千里蕪蕪。但未下鹽鼓耳。或以謂千里未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說也。或以謂千里者。言其地之廣。是蓋不思之甚也。如以千里爲地之廣。則當云蕪蕪。不當云蕪蕪。或以謂蕪蕪不必鹽鼓。乃得其真味。故云未下鹽鼓。是又不然。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蕪蕪。自可敵羊酪。但其地遠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未下鹽鼓耳。意謂蕪蕪得鹽鼓尤美也。此言近之矣。今詢之吳人。信然。又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蕪蕪。豈關魯衛。齊高帝曰。蕪蕪故應還。蓋沈文季吳人也。子美詩曰。我思吳下。君思千里蕪。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未下蕪。二公以千里未下爲地名。今詳陸答語。千里蕪蕪。未下鹽鼓。蓋舉二地所出之物。以敵羊酪。今以地有千里之遠。但未下鹽鼓。何支離也。

軒渠

後漢。劉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晉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購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盼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于義未安。近世文士。頌其人云。少而渠振發。亦未爲穩當。唯世說載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舉。舒王詩義云。僊僊軒舉之狀。乃爲盡善。朱子京爲皇從姪孫。撰石記云。生二歲。軒渠有識矣。病而夭。又撰王文公墓誌云。公即何夫人之子。軒渠卓異。魯公曰。是大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是眞得漢書之意。

楚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咄尾。卽舊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頰水。其尾三丈。時人做之。以爲酒令。今兩蓋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卽重其蓋。蓋樹勢其得酒在後也。

又云。味者。食也。謂處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瘵于酒。既得酒。巡匝更食。楚之。故曰。味。味字從口。足明食楚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楚尾。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楚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遊頭要及院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餠。乃用藍字。蓋楚藍一也。

白波

景文公詩云。鑊管喜傳吟處。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諳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于東漢。既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做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于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謂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太冲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浮以大白。于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鑊管者。誠有謂焉。案漢書。黃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賊衆曰白波賊。衆十餘萬。

五松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案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何耶。然贄博極羣書。不當有誤。恐有所據而云然也。或曰。循襲之誤耳。所未詳也。又李商隱有五松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斯高後。尋被樵人用斧斤。而商隱亦謂五松如何。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平度。禮刑將弛。然太白亦以謂五松也。唯舒王詠柏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倚卓

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皆從木從奇。乃倚字。于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椅字。直教切。所謂椅船爲郎是也。倚卓之字。雖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爲倚。卓之在前者爲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淇奥曰。猗重較兮。新義謂倚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由是知人所倚論語曰。如有所立卓爾。說者謂聖人之道。如有所立。卓然在前也。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故楊文公談苑有云。咸平景德中。主家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嘗用椅棹字。始知前賢何嘗謬用一字也。

思恭

歐陽五代史。作拓跋思恭。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唐時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鄆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黨項傳曰。思孝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節度。以孝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使。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因賜國姓。故更姓李。文忠公合爲一人。誤也。

靖康雜記卷四

豬伯音

家訓云。晉羊曼。常縱任僕。飲酒誕節。兖州號爲豬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爲嚙。嚙之嚙。亦不知所出。但者老相傳。世間又有豬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用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豕。雖博物。猶出張縉之下。顏氏云。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者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故唐常袞室寶官之路。一切以公識格之。非文辭者。皆擯不用。世謂之豬伯。以其豬語無賢不肖之辨云。蓋兖州之遺意也。

三鰾

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鰾。當作魚。飛集講堂前。註云。冠音鰾。鰾音善。其字借爲鰾。俗因謂之鰾。郭璞註爾雅。鰾長二三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鰾魚大如五斗。長一丈餘。安有鰾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鰾又純灰色。無文章。鰾魚長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鰾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鰾鰾。說苑曰。鰾似蛇。並作鰾字。蓋假鰾爲鰾。其來久矣。又杜少陵云。敕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鰾。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

阿堵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饒牀。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去。

其措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義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愷之傳亦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文公寫真詩云誰謂彼己子而傳阿堵神又答書詩云久謝輪囷器差言阿堵神皆用此也豈有他義

擗梨

後漢南匈奴傳云單于姓虛連題註云前書匈奴傳曰單于姓撻鞬氏其國稱之曰撻鞬梨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撻鞬謂子為撻鞬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一云撻鞬天子也蓋匈奴號撻鞬猶漢人稱天子也與此小異永叔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尚應識于撻鞬枚舉屬文徒率成于執轂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撻鞬而應識敢謂知書問新招而不知尙懸博學然陸機不知在何書一云不識撻鞬謂皇帝謚非陸機

招提

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寺留僧三十人節度每州各一寺三等某年某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余案會要云大歷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質實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陰意謂天寶雜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探七種菜以爲羹謂之七人日或餽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倉爲安仁錄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駒陟彼安仁載在名集此爲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助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爲穀而魏收所引董助之語止及于七日何邪然安仁錄銘所用亦云七日爲人而宗懷指此爲證蓋宗懷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說也唯劉克爲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十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鳥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唐李義山人日詩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句大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錢金作勝傳荆俗窮經爲人起晉風獨有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曲水

晉武帝嘗問羣臣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二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濯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言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

夏乃新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漢書八月祓蘭水亦斯義也又荆楚歲時記云案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蘭兮注曰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穢氣其義也元魏孝文帝還洛引見王公侍臣于清徽堂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水時以祓除疾病後漢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爲大潔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三日中並不生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人家皆于東流水爲祈禱自潔濯謂之祓祠引流行祓遂成曲水劉昭注云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失其兩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輒于富商用事伊維惟較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于維禋也自魏時不復用三日水宴之禮

著例

書怪世俗題梁記其年月及所爲祭文稱月朔乃用月建殊可嗤笑假如甲辰歲正月初一庚戌朔初十日已未俗乃云丙寅朔殊不知正月斗當建寅而所謂丙寅者即月建也習非承誤每如此蓋不考古之過也余嘗觀漢書律歷志載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己丑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詰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詰曰惟三月丙午朔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歲生魄故廟曰惟四月哉生魄又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春秋書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凡此所記月朔何嘗用月建乎其餘史傳及唐韓柳之文與本朝先達士大夫文集未嘗謬用一處蓋得孔子作春秋著朔之遺法也羅時老書義云古之紀事者日之可也必曰朔曰望曰旁死魄曰哉生明曰哉生魄何也蓋月有小大故紀事者每志此以謹晦朔也先儒謂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蓋得之矣余觀博平王安世作白氏六帖跋末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此二月月建也殊可嗤笑

祖道

周禮太尉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軼注云軼祀者封土象山于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轆軼而去詩云取軼以軼祖道之禮蓋封土爲軼壇也漢疏廣傳云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張共反張行亮反劉屈氂傳云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云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注云祖者送行之祭因設燕飲焉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顓頊好遠游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又後漢荀爽傳云或死帝哭之祖日爲之廢燕樂注云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傳云其工氏之子日修好遠游車所至足跡所通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又案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祖者祭于行始方來有繼之

意余案左氏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重爲勾芒該爲將收修及熙爲元冥黎爲祝融勾龍爲后土蓋祭必有神以主之故祖祭必用一神以爲祖神也所謂方來有繼者特言其意義如此耳然陳留傳注云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勾龍傳注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而顏氏又云昔黃帝之子顓孫好遠游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三家之論自不同如此

臘臘

楊子曰不臘臘也賦注云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臘力侯切飲食祭也鄭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盡切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案禮記外傳云蜡祭即臘祭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謂之蜡祭秦曰臘黃衣黃冠而祭休息田夫也既蜡而後臘又云蜡與臘二祭也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與外傳所載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此云秦曰臘蓋漢仍之也余謂史遷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竊意殷曰臘秦曰嘉平乃爲允當隋開皇中改周十二月爲臘蜡又曰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案史記六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即非夏后祭名疑六帖爲誤

靖康雜錄卷五

祖臘

後漢陳寵傳云曾祖父成成哀間以律令爲尙書莽篡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命解官父子相與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成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通曰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火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遠近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以報功也漢火行火衰于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案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木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元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

正陽

齊怪筆談論正陽爲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乃引十月陽止爲證又謂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爲不然按爾雅月名十月爲陽則謂十月爲陽月可矣然以正陽爲兩事誤也余考舒王字說云已正月陽也無陰焉又詩七月新傳解四月秀髮處云四月正陽也秀髮言月何也秀髮以言陰生也陰始于四月生于五月而于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又正月繁霜處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又詩義云此所

言皆夏時者蓋夏時據人所見所謂人正也由此觀之四月建巳之月巳爲正陽則正陽止謂四月明矣存中之說可不攻而自破又案西京雜記云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歐公歸田錄云景祐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皆以四月爲正陽之月其理甚明

古昔

或謂古與昔有以異乎余案書之堯典于堯之時稱昔于堯之前稱古則昔于古爲近故日入至于星出亦謂之昔昔近故時變未甚殊也若之宜古遠則庸有稽焉故書于大誥言若昔朕其遊周官言若昔大猷微子之命言惟稽古崇德象賢周官言唐虞稽古此古昔之辨也又那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新義引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言嘉客如此非適今也其所由來久矣然或謂之在昔或謂之昔在何也蓋昔在者主其人而言之在昔者主其時而言之以人言之者謂其人昔在而今亡也以時言之者謂其在昔而非今也一說人雖往矣其流風遺烈猶在也故謂之昔在其時往矣其時必察而後見故謂之在昔

鳥鬼

筆談齊論杜市詩家家養鳥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不解其義唯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鸛鵒爲鳥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鸛鵒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鸛鵒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鳥鬼耳又按東齊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鸛鵒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繞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得歸者則仰舉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鶴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鸛鵒乃老杜所謂鳥鬼也案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銀挂鸛鵒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

三伏

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鄠時作伏祠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謂金氣伏藏之日也又荆楚歲時記案歷忌云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火立冬水代金水生水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是月之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案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

端午

李齊賢齊東野語云端午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鱸角黍端五者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案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臨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三十年端午之義別有見邪所載此而已余案宗懷荆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

午烹鰾角黍。乃直用午字。與濟翁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五與午字皆通。蓋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余嘗效昆體作端午詩云。孟嘗此日鍾英氣。王鳳今朝襲慶源。五色呈祥文必顯。丙時先誕位非尊。蘭湯備浴傳荆俗。水馬浮江弔屈魂。却笑唐家公主驂。預令馳驟翦祗垣。

為詩

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元澤謂為學始于詩。始于二南。其意以謂為者。始猶老子之為學者。道論語之為禮為樂之謂也。沈存中筆談。乃云周南召南。樂名也。晉鼓南。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為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未至于舞。大夏大舞。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何其抵牾耶。案漢書王莽傳云。初中居建。嘗事崔發為詩。顏師古注云。就發學詩也。然則班固亦以學詩為為詩。則存中之說。非經意明矣。

綠竹

李濟翁嘗論詩。淇奥云。綠竹猗猗。案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菴。王芻。郭璞注云。菴。摩也。今呼為鵲腳莎。或云。即鹿藿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蕭。注云。似小梨。亦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簞。韓詩作蕭。音篇亦云。蕭蕭。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為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荷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為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王。旁。非士衡者。余案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蕭竹。而云非笋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衡有滿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也。又謂之何耶。

選為

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為選為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矣。並無選為字。頃歲省試。早為求友詩。又為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選為出谷事。又曲名喜遷為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為朋友。動又云。春園初日待為選。舒王云。為猶尋舊友。唯漢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云。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懷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

踐鵲

貨殖傳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踐鵲。至死不饑。注云。踐音踐。踐鵲謂芋也。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都安縣有大芋。如踐鵲也。東坡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踐鵲為糧。不復疫癘。知物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益氣充肌。余案大唐新語載東宮衛佐馬光震入院校文選。解踐鵲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荷也。蕭蕭開之。撫掌大笑。又案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課本蜀都賦。注解踐鵲芋也。乃為芋字。人饋羊肉。答云。損惡踐鵲。舉朝驚駭。尤可嗤笑。

靖康雜記卷六

狗壁

元度確論云。狗。倚也。若曰狗壁。昌。今。狗重較。今。狗與漆沮。狗與那與。皆中有所倚而生歎也。至於狗彼女桑。乃以為采而薪之。則不可以言倚。而狗之義不通矣。故經義以謂承彼女桑而狗之。乃所以為倚。蓋詩人所記。適其條桑之事而已。其論誠工。然說狗重較。今。以狗為嘆辭。恐於義未安。蓋亦不詳考舒王經義而誤為之說也。淇奥義云。狗倚也。重較者。所以為慎固也。狗自訓倚。而以中有所倚而生嘆。豈其誤歟。

兔爰

古語云。兔無脾。兔無舌。其說信然。何以知其如此。案字說云。亦與白為章。兔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無脾。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免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知其無舌。舌所以通語言。無舌則無所告語矣。故詩以鴝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此知其無舌。又許慎注淮南子云。反舌。百鳥舌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也。無聲者。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聲。故無聲也。

說貓

雜俎云。貓目睛。晝開。及午。豎。斂如綫。其鼻端常冷。惟夏至日。暖。沈存中嘗論歐陽公得一古甞。牡丹。蓋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縮。承相吳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正燥。此日中

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朝暮則睛開。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正肅公雖曰善求古人之意。然說貓處。往往亦自於段氏云。

武敏

詩生民篇云。履帝武敏。故攸介攸止。新傳云。武。足迹也。敏。拇也。拇謂之敏者。行能先人故也。乃引爾雅云。履帝武敏。敏。拇也。列子曰。履生乎巨跡。蓋所謂帝武敏者。巨跡之拇也。姜嫄履巨跡之拇以祀郊禋之神。助祭祭事。事成而止。則當以履帝武敏為斷句。敏字連下句讀之。乃為九當。今學者皆讀為履帝武敏。敏殊無義。不。然則爾雅所引。何不連敏字邪。

芍藥探微

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為男淫女。蓋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為男淫女也。又東門之枌。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貼我枌椒。以為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陽。貼我枌椒者。所以為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又云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云太史公執轡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皆謂司馬談也。又按本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又云太史公與上大夫盡逐對答。又云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又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謂司馬遷也。又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也。又案考武本紀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章昭注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余考考之。史記自序前所指司馬談為太史公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為太史公者。蓋後人所定也。案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而臣瓚又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談但以太史丞為太史令。余案班固郊祀志曰。有司與太史令談。班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則談遷父子相繼為太史公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為令。而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為太史公。後人又尊遷。故呼遷為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召公太公。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鄭公。四皓有國公。夏黃公之類是也。非必是外孫所稱。章昭乃以司馬談為非太史公。又以遷為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石鼓

倦游雜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置置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欄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確磧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歐陽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見稱于前代。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

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處餘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案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右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皇帝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耳。至于字畫。亦非史籍不能作也。

慮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為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為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骨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案後漢盧延傳云。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云。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有優免者。即時平理也。又應奉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癸亥。慮囚。或以早慮囚。或遣使慮免汝州輕繫。皆以錄為慮。余案太元云。歸于雅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偃切。寬省也。蓋唐亦循襲舊史語。以錄為慮。未之改耳。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為思慮之慮。蓋指唐人言也。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慮字之明驗也。

靖康細素雜記卷七

固桑

新序云。平公浮西河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此樂者乎。固桑進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于漢。玉產于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募食不足。朝收市租。吾何可謂不好士乎。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毛。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翫也。平公默然不應。余案說苑云。趙簡子游于西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能來者。吾君其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募食不足。朝收市租。吾何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也。案新序說苑皆劉向所撰也。新序作平公。說苑作趙簡子。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何異同如此。又說苑第一卷載楚文王得筮饒事。而新序文王作恭王。筮饒作筮蘇。又班固古今人表云。晉船人固來。顏師古曰。即固桑也。又爾不同何邪。

六翮

靖康細素雜記 卷七

四〇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廟。皆玉精虎紐。文曰。皇帝行。皇帝之廟。皇帝信。天子行。天子信。天子之廟。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又國爾雅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并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收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又西京雜記云。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加絳綈其上。又吳書云。孫堅前入雒陽。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方圓四寸。上紐交玉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術將得璽。開堅得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又太康初。孫皓送金璽六枚。案傳國璽不在六廟之數。應氏漢官儀。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不知二家何者為得。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璽所得六璽者。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也。

三臺

李濟翁資暇錄云。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或曰。昔鄴中為三臺。石季倫常為游宴之地。樂工倦意。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爲曉音律。製此曲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又劉公嘉話云。人以三臺送酒。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案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爲雀。置於臺上。因名焉。又案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焉。至是三臺成。故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靈。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知起自何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耳。嘉話乃云。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者。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羣臣得名也。

廁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謂廁。身自澣酒。蘇林云。廁。晉投。賈逵解周官云。廁。行。謂也。孟康曰。廁。行。謂。廁。中。受。黃。函。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槽。謂之廁。余案說文以廁爲鑿牆短板。度侯切。而玉篇集韻以廁行。謂字爲从。从。人。俞。晉。投。由。是。知。中。謂。者。謂。其。父。之。中。衣。也。廁。論。者。謂。其。父。圍。圍。之。版。也。是。二。物。者。建。親。自。澣。酒。以。見。事。親。孝。謹。如。此。而。顏。師。古。不。從。此。說。乃。謂。親。身。之。小。衫。若。今。言。汗。衫。是。也。果。如。顏。氏。之。說。則。汗。衫。謂。之。廁。論。有。害。于。理。而。石。建。澣。酒。汗。衫。亦。未。足。爲。孝。謹。之。至。也。蓋。其。義。當。如。蘇。林。孟。康。之。說。故。後。人。循。襲。所。以。謂。如。廁。爲。廁。論。其。說。良。自。于。此。余。嘗。怪。李。濟。翁。資。暇。錄。云。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瓚。以。國。計。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因。影。爲。沃。頭。焉。蓋。濟。翁。當。時。著。論。亦。不。考。究。漢。書。廁。論。之。說。但。隨。俗。語。謂。爲。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樂部

楊文公說苑。裁伶人王威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辯。

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于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雷電鞭。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唱。枯草近來開。更何人。因以讓二相也。又中主徒豫章。海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慚。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架長風。漢武滄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樽杯中。中主大悅。賜東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為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諷。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雷電鞭。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唱。枯草近來開。更何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宸游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好。影斜不到樽杯中。嗣主因憐。使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寒甃

唐李濟翁嘗論文選曹植樂府云。寒甃炙熊蹯。李氏云。今之滑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向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羊淹雞為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膾胎。因注詩曰。魚膾膾鯉。五臣兼見上句云。膾改寒甃為魚膾。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寒。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邪。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寒字。于理未安。上句既改寒為寒。即下句亦宜改膾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魚膾邪。新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所載此而已。余觀荆楚歲時記云。雞寒狗熱。歷茲承久。乃引釋名云。韓國之食。又云。崔植薄徒。見史篇。則作寒字。語言錯亂。竟未詳其旨意。然以此考之。益信其使寒字。而五臣注解。乃妄有改易明矣。

權稅

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囑市之利。斂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舉鴈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邪。得非獄市之間。冤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中漸高。歷歷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上因是悟之。翊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齊澤告足。故知優游漆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又江南野錄。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觀。望鍾山。雨日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日。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權務半而征之。余嘗考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為國初。野錄以為嗣主。近事謂中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同如此。孰謂書可信邪。

一應

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應。蓋用顏延年詩。一應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應者。乃指應之應。如武王右乘白旆以應之。應。非建應之應也。延年以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應乃出守者。由漢薦薦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拜。後為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擠。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認用一應。自此遂為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應。于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

耳。宋景文公詩云。使應得請印垂要。又云。一封通奏領州應。又云。乞得一應行。又云。竟獲一應行。是得延年之意。未嘗誤用也。

靖康細素雜記卷八

樓羅

西陽雜俎云。俗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塲。各有聲勢。稍信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者。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雀。樓羅人會者。又蘇軾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羅之大者曰樓羅。羅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妻敬甘羅。亦非也。蓋樓羅。羅者。羅也。言人善當何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从手旁作妻。爾雅云。妻。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羅夷之儀。妻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妻羅乃止。用妻羅字。又五代史劉錡傳云。諸君可謂樓羅兒矣。乃加手焉。

阿奴

晉書周顗傳云。顗弟嵩。嘗因酒曠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案徐秀傳云。晉冬至。置酒。徐秀舉觴謂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謔小字也。觀世說所載。正與此同。注云。阿奴。周謔也。然則投燭之事。當云阿嵩火攻。固出下策耳。其稱阿奴。蓋史誤也。蓋誤終丹陽。

摸象

劉夢得語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之。而東坡雜記又曰。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斯二說大同小異。然徐陵南朝人。不知東坡得之于何書。或云非東坡議論。案梁書何遜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又沈約謝朓亦有詩名。朓从月不从耳。故字元暉。故世祖論云。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杜少陵醉歌曰。何劉沈謝力未工。皆用何劉沈謝而難記。乃以敬宗爲徐陵。以何劉爲曹劉。錯雜如此。益知非東坡之說。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醞言如醞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又云寬博有餘也。醞于間切。藉才夜切。或用蘊字。而蘇軾演義云。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藉也。藉也言蓄美積德之謂。乃引陸賈傳云。聲名籍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籍甚。謂狼籍甚盛也。蘇軾解狼籍者。物雜亂之貌。狼謂豺狼也。籍者藉也。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亂。遂成狼籍之名。藉爲籍者。遂其語順也。

臺鳥

漢書朱博傳云。御史府史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觀顏氏家訓。乃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誤作鳥爲燕用之。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餘簡編所載。及人所引用。皆以爲鳥爲燕。而獨家訓以爲不然。何哉。余所未諳。

鸛鶴

字說鸛从勾。鶴从欲。解云。鸛鶴多欲。尾而足勾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鸛鶴交時。以足相勾。促鳴如鼓翼相關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魅藥。今觀鸛鶴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雙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于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相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鸛鶴不踰濟而已。其它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秋穰

許慎說文後序徐注云。案詞人高無際作秋千賦序云。秋千。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訛轉爲秋千。後人不意。乃旁始加革爲秋千字。案秋千非皮革所爲。又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又古今藝圃曰。秋千。北方戎戲。以習輕捷。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節。高架秋千。令宮嬪輩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都下士民因而呼之。

揚州

唐李濟翁資暇集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揚。謬也。又沈存中筆談云。子使邊至古契丹界。見

大薊樹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揚。荊州宜荆之類。余案古本尚書。及太史公記。班固漢書所載。淮海惟揚州。並無作楊字者。乃知濟翁所論爲得經意。而存中之說謬矣。

靖康雜記卷九

馬歲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云。萬歲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商。爲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馬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哉。

格五

漢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注云。格五。簫也。說文曰。行其相塞謂之簫。鮑宏簫經曰。簫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云格五。簫先代反。又世俗有登融之戲。謂以奕局取一。道人各行五。基即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謂融宜作戎。此戲生于黃帝登融。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又引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登戎者。即今之登融也。其說甚佳。然謂生于黃帝登融。則又誤矣。案漢書枚舉傳云。蹴鞠。劉向去病傳云。尙穿城蹋鞠。顏師古注云。鞠以革爲之。中實以毛。蹴鞠爲戲。樂也。則登鞠非登融明矣。案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登鞠。羣臣以登鞠爲勞。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基以獻。又唐薛嵩好登鞠。劉綱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皆謂登鞠爲勞動。則明知非登戎也。今人又以登鞠爲擊鞠。蓋蹴鞠一也。沈存中乃以擊鞠爲擊木毬子。故謂與蹴鞠異。反以爲傳寫之誤。非也。故唐書所載。但云擊毬。不謂之鞠。其義甚明。

儲蓄

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辭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鵲。徐檢切。背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鵲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鵲字。後輩輩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焉而道也。又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春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鵲天。其亦用鄭箋吹簫賣鵲之義。然則致顯雅勝考功遠矣。余嘗考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鵲。云是宋考功詩。此因閱沈雲卿詠鵲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鵲。洛陽新甲子。何日見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驢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俱仕武后朝。故所傳客有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餠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又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隨鵲粥對陽中。寒食清明。多用鵲粥事。

儲蓄

揚雄甘泉賦云。近則洪崖。儲蓄督陸。又長楊賦云。木雍槍櫓。以爲儲蓄。呂延濟云。槍櫓。作木槍相疊爲棚也。蘇林注云。木擁櫓其外。又以竹槍疊爲外儲也。顏師古云。儲。峙也。皆須也。以木擁槍及疊櫓連結以爲儲蓄。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蓄館。故李義山詩云。風雲長爲護儲蓄。宋子京傷孟昭同云。密疏叩儲蓄。又待宴云。秋色遍儲蓄。又思歸老云。至今三籍在儲蓄。又答朱彭州云。九番官樹老儲蓄。又續春詞云。蒼龍驅暖入儲蓄。蓋儲蓄猶言皇居也。不必云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故張平子西京賦云。既新作於迎風。加露寒與儲蓄。又沈約應教詩云。南瞻儲蓄觀。西望昆明池。又南史武帝諸子傳。微云。儼師南望無復儲蓄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廡。帳帳。西京賦注云。武帝先作迎風館。後加露寒儲蓄二館。

名議

歸田錄云。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晉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遂命改之。公快快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庠。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謂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又西清詩話云。宋元憲公始拜內相。同列謂其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快快不滿。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乃呼同年。葉戲答公曰。清臣宋郊。勝第六中。還偏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舊錄題臣向。只是當時劉更生。又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年。北人侵邊。車駕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斥之。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接取視之。乃臨河主簿宋捷上其書。卽以爲將作監。此乃以姓名盜爵祿者也。此與元憲公姓同而事異。良可嗤笑。

江爲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世習儒素。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句。居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所載此而已。余觀南史淹傳。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

建安吳興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子爲嗣。又案吳均傳云。先是有濟陽江洪。江屬文。爲建陽令。事死。案江洪。齊時爲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士。王僧儒與太學生虞義。邱國賓。蕭文琰。邱令楷。江洪。劉孝孫。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儒與高平徐寅俱爲學林。則洪仕于齊梁間明矣。並與洪其系皆出于濟陽考城。而又俱仕于齊梁間。旋得爲建安令。其後它遷。洪爲建陽令。而死于建陽。則洪爲之系。實出于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後。又云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白言之。蓋未嘗見吳均傳所載江洪之事。乃妄臆度而爲之說也。

房喬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閩博陵唐書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其贊名字。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爲名。或書名而不書字者。其論甚美。然謂房喬字喬年。舊史乃云。房喬字真齡。既而云。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甚矣也。宋云。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目如懸鈴者。佳則真齡果名。非字也。何其謬歟。蓋所謂懸鈴者。乃鈴鐸之鈴。而真齡乃年齡之齡。唯其爲年齡之齡。故字以喬年。此理甚明。而存中乃不之省。何也。然房梁公名字大抵不同。真贊云。房真齡字喬年。舊史云。房喬字真齡。而新史云。房元齡字喬。皆未詳也。又韓愈集中有王宏中神道碑云。諱宏中。字某某。案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宏中。愈又作宴喜亭記。稱爲王宏中。然則宏中必字也。碑文誤耳。政與房喬名字一同。

高陽

太史公記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鄙食其時。沛公方洗。謂使者曰。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還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又世說載李倫每臨習都池。未嘗不大醉。常曰。醉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劉義慶云。高陽池在襄陽。案史記及漢書食其本傳。稱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又云沛公略地陳留。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則高陽在陳留明矣。又案晉書載鎮襄陽。時諸習有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然則襄陽習池謂之高陽池者。蓋取酈生高陽酒徒之義也。